



木公松木系

剧 本

江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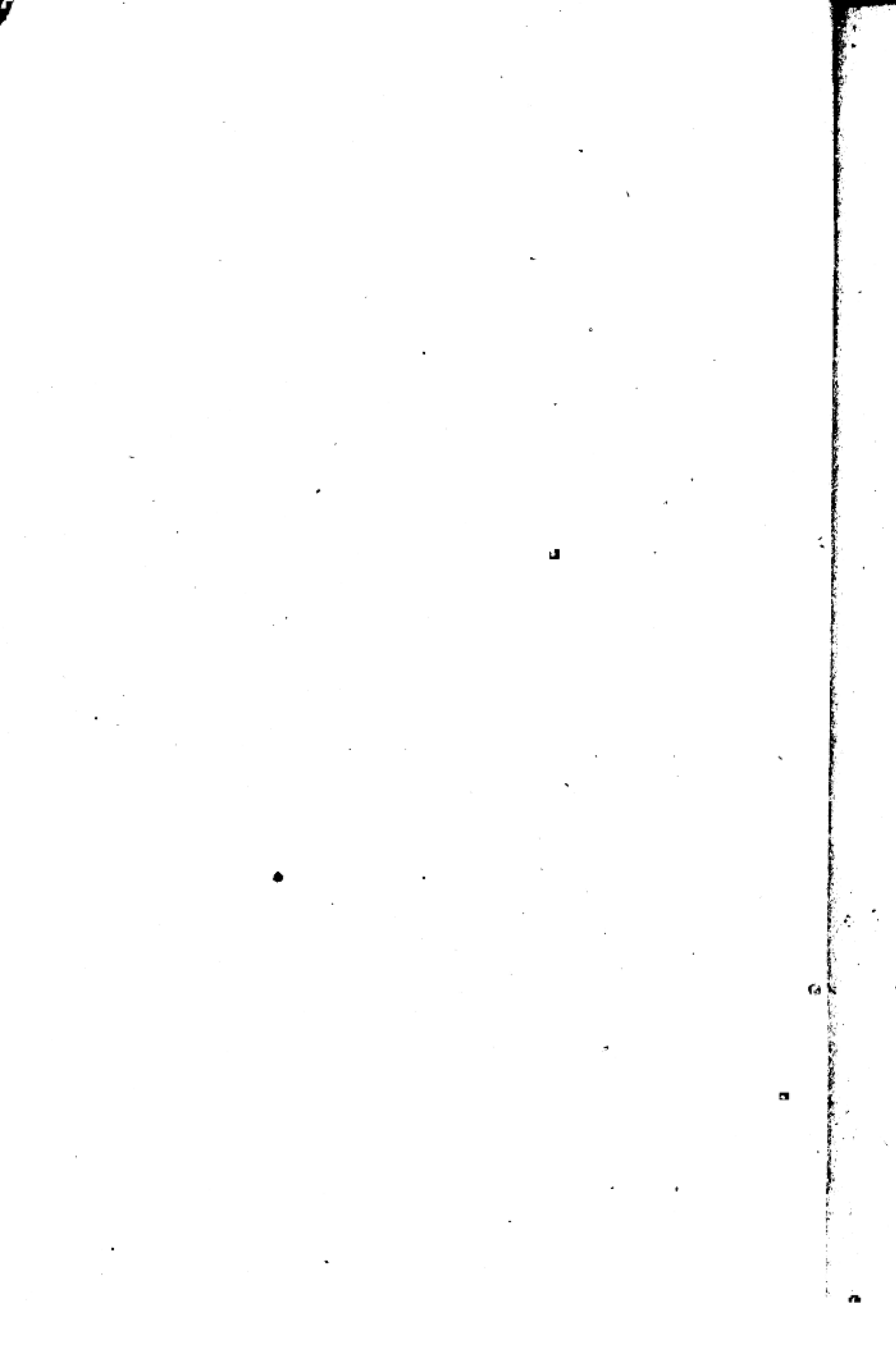
紅 松 林

撫州市采茶劇團集體創作

林 凡 莫志賢 執筆
易 蘭 英 張振安

江西人民出版社

• 1959 •



在二十多年前，紅軍撤離了江西老蘇區，北上抗日去了。白色恐怖籠罩了整個山區，人民處在水深火熱的苦難歲月里，在黨的領導下，信心百倍地配合游擊隊與敵人展開了不屈不撓的鬥爭，把勝利的紅旗高插在英雄的山嶺。

人物：

■ 郭春生——53歲，獵戶，未公開的共產黨員。

郭冬梅——18歲，農村姑娘。

洪勝虎——24歲，游擊隊員。

小 蘭——13歲，萬高貴的丫頭。

張大媽——58歲，萬高貴奶姆。

劉大叔——38歲，黨支部書記。

老公公——70歲，游擊隊聯絡員。

張大山——37歲，游擊隊大隊長。

萬高貴——30歲，地主，偽保安司令大少爺，清共委員會主任。

白毛鼠——27歲，萬高貴親隨。

朱中隊長——42歲，偽保安中隊長。

白匪兵若干人。

團丁若干人。

游擊隊員若干人。

姑娘們。

乡亲们。

第 一 場

幕啟：松林坡大松林的一角，枝葉遮住了夕陽，秋風陣陣。松樹旁有新

豎起木質禁牌，上寫“此林歸萬府所有，人等不得攀樅檢柴，違者重罰不貸”字樣，林景蕭索陰沉。

冬梅領着一羣姑娘三三兩兩地在偷砍松枝，遠處傳來淒涼的雁羣聲。

姑娘們：（唱“四季相思”）

樹葉凋零雁哀鳴，
老林遮天暗沉沉，
不見太陽不見天啊！
陰幕籠罩了姑娘的心。

〔一姑娘跌拐在亂石里，“哎喲！冬梅姐快來呀！”冬梅忙下扶上，一姑娘哭泣不已。

風颼颼。

秋風吹折單根草，
紅軍一去無依靠，
白匪軍回逞凶威，
苦難歲月怎麼熬。

〔林外傳來幾聲清脆槍聲，白狗子又在屠殺……，姑娘們向林外注視着。

冬梅：（唱“鳳凰山散板”）

狂風在怒吼，
山泉在鳴咽，
清江水不清，
松林地不寧。

（轉“正板”）

山區遍地落滿了豺狼足印，

兽蹄蹂躏了善良人的心，
鲜血染红了亲人的衣襟，
白骨堆满了山林。

姑娘們：（唱）

苦难的岁月无穷尽，
苦难的人儿惦念着紅軍。
紅軍啊！紅軍！
哪一天你才能重回老林，
把欢乐再帶給苦难的人們。

〔姑娘們都沉痛着，想念着。〕

姑娘甲：紅軍叔叔走了，白狗子軍来了，地主还乡队威風了……，什么都变了，变得这么快。

姑娘乙：想起从前紅軍叔叔在斗地主，打白狗，分房分地，搞生产多火热呀！

姑娘丙：如今燒杀，我的爹……我的爹就（泣不成声）……

冬梅：（暴发地）这是什么日子呀！（拔起禁牌扔在地上）我叫你罰！我叫你罰！（踩了两脚）

〔姑娘們天真地你一脚，我一脚，拿禁牌踩成粉碎。〕

大家好象解了解心中的悶气，吐出恨声：“呸！呸！呸！”

〔姑娘們痛快的放声大笑，冬梅警惕地制止。〕

姑娘乙：冬梅，干得痛快。

姑娘丁：以后呀！他們豎一塊我們就打一塊，气死那些狗吃的。

姑娘甲：冬梅，那边还有好多塊，我們去打吧。

冬 梅：行！（唱“碧桃花”）

树儿死叶不死根，
暴出新極更茂盛；
只有折得断的树枝，
沒有屈服了的穷人。

姑娘們：对！

〔个个激动跳躍地下。

〔銃声响，雀鳥噪噪，郭春生手执獵枪敏捷地上。

郭春生：（唱“嘆月調”）

老汉今年五十三，
世世代代住高山，
全凭手上火銃槍，
赶走豺狼把家安。
渴了泉水当美酒，
饿了野果当米餐，
睡茅草盖葛針，

虎豹同我共枕眠。（口里吹着口哨，在寻獵雀鳥，
发现被踩碎的禁牌，自言自語地）这是誰干的……？

〔后面傳出姑娘們打禁牌的声音。

郭春生：（忙注視，看清了，压低嗓子喊）冬梅，冬梅……，

〔內冬梅应声：哎……，上。

冬 梅：爹！

春 生：你們跑到林子里又在干什么呀？

冬 梅：沒有干什么！

春 生：（学冬梅声）沒有干什么，看！这是你們干的吧！又

是你帶的头。

冬 梅：是我帶的头，怕什么？

春 生：你的腦袋大些。

冬 梅：（頂撞地）你不管我的腦袋大小，总不象你这么胆小怕事！

春 生：你还頂嘴，你还有理，在这林子里檢柴，都要犯法，你打了万家的禁牌，帶着大家这样鬧，这不是存心給人家大人惹禍嗎？快去，叫大家快回去！

〔冬梅不理，郭春生却去制止姑娘們，冬梅不服地攔住爹。

冬 梅：爹！（唱“碧桃花”）

山是我們穷人开，

树是我們穷人栽，

祖祖輩輩吃尽辛苦，

才掙下这滿林松树来。

財主沒栽一棵树，

財主沒鏟一鋤土；

他倒反过来竖禁牌，

不准我們来檢柴。

〔郭春生啞口无語……

我們打爛这禁牌，

有什么有什么不應該！

爹！你說呀！你說呀！

郭春生：这是誰跟你說的……

冬 梅：你！

郭春生：我……？

冬梅：咽！（梗气欲走，被爹拉住）

郭春生：（假顛地）你这孩子，你这孩子……冬梅呀！

（唱“雁調”）

刀尖上日子是难过，
繩索上走路非容易，
切不可飞蛾扑灯凭意气，
冒生死横拚猛斗无意义。
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打虎要打在腦門心；
好孩子啊！要沉着气，
記住仇恨待时机；
秋后的知了它叫不了几天，
早晨的露水它耐不到紅日东起。
要耐过这秋風秋雨，
春風吹来紅花开遍地。

孩子，懂嗎？

〔冬梅領会了，笑了笑点头默認了自己魯莽。〕

郭春生：（和藹地）去，叫她們都回去。

〔冬梅下，引姑娘們背柴枝复上，大家准备回家。〕

郭春生：（又囑咐地）当心点，別碰上了豺狗兵……

〔姑娘們漸散去。郭春生將碎木牌藏在乱草里，感慨地噓了一口气，見冬梅仍沒走。〕

郭春生：你怎么还不回去？

冬梅：我跟爹一道回去……

郭春生：你这孩子呀……（憐愛的指了指）那，爹跟你一道回

去。

〔洪胜虎突然由側幕山坡躍出，在郭春生肩后一拍。

洪胜虎：大爹！

郭春生：（一惊）誰？

〔胜虎敏捷地跳下。

郭春生：胜虎！

冬 梅：胜虎哥！

〔洪胜虎忙禁声，三人又緊張地張望一下四林，洪胜虎与郭春生激动地拥抱。

郭春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洪胜虎：昨晚上，崗哨多，又不了解情况，沒敢往家里去，在这林子里候了你一天。

郭春生：好啊！咱们的队伍呢？

洪胜虎：（唱“碧桃花”）

紅軍已胜利向北挺进，
留下了一支尖刀子兵。
組織上决定成立了游击队，
帶动群众对敌作斗争。
扩大队伍竖紅旗，
狠狠打击白匪軍。

郭春生：游击队扎在哪里？
冬 梅：

洪胜虎：（唱“碧桃花”）

現在駐扎在金泉峯頂，
命我下嶺探敌情。

准备在十五月圆前，

游击队打回青松林。

干掉你村地主和白匪军，

给敌人来个下山威。

郭春生：好啊！

冬梅：（激动地唱“碧桃花散板”）

千道水，万道山，

眼盼穿，肠盼断。（转“正板”）

燕子飞去又飞来，

子弟兵终于转回还。

山区又来了自己的队伍，

老林又燃起了革命的烈火。

豺狗们，你们嚎吧，你们吼吧！

这山泉老林就是你们的坟墓。

冬梅：（大声地）胜虎哥！快打回来吧！这两个月可把我憋死了！

郭春生：你看你高兴得……（指着四林）什么都忘了！快照呼一下……

〔冬梅伸了下舌头，自感激动得冒失了，但仍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林外放哨。〕

〔春生拉胜虎隐坐在大树下。〕

洪胜虎：（掏出一张纸条）这是县委老王给你们信……。

郭春生：哦……！（兴奋激动得热泪满眶，颤抖地，嚼读着上级指示）可見到党委的指示了……！（无限感触地）离开了党委，可真不是滋味呀！就跟沒有眼睛似的，（擦

去了兴奋的泪水，精神百倍地）胜虎，有什么具体安排說吧。

洪胜虎：大爹，紅軍走后，松林坡党組織情况怎样？

郭春生：大部份党员牺牲了……！有的失去了联系……眼前只剩下地下的支部书记刘大叔。

洪胜虎：（兴奋地）刘大叔在！

郭春生：在！

洪胜虎：太好了！这一带群众情况怎样？

郭春生：哎呀！这里群众盼紅軍，早把眼睛盼紅啦！胜虎，你快說准备怎么干？

洪胜虎：首先要摸清万高貴寨子里的情况，然后……到那时候来一个……（作了一个手势）里应外合！

郭春生：摸清寨子里情况，来个里应外合……

洪胜虎：困难嗎？

郭春生：困难……（党的力量鼓舞着自己，有信心地）行！

（唱“撫調快板”）

大浪里行船哪会无風險，

虎嘴里夺食哪会沒困难，

風險吓不住英雄汉，

困难吓不倒共产党员。

冬 梅：（惊異地）爹！你是共产党员？

郭春生：（风趣地）怎么，是不是說爹不配？胆小怕事？

洪胜虎：大爹是党内沒有公开的老同志。

冬 梅：（兴奋喜悦地扑向爹怀）爹！爹！爹！……

郭春生：（疼爱地抚摸着冬梅的头）傻丫头！现在是該放胆子的

时候了，……哈哈……！

洪胜虎：（掏出封信）大爹，这里还有封信向你打听一个人。

郭春生：誰？

洪胜虎：就是三十年前被万家拉去当奶姆，帶大万高貴的張大媽。

郭春生：在呀，在呀！还在万高貴家里。

洪胜虎：这封信要想尽一切办法交給她。

郭春生：她也是党內的？……

洪胜虎：不是的！

（唱“碧桃花”）

她有个儿子叫張大山，

郭春生：（追忆地）有呀，从小就跟他爹逃荒一去未归呀！

洪胜虎：（唱）如今是游击队的领导人，

郭春生：哦！他还活着。

洪胜虎：是呀！（唱）

張大媽在万家受尽苦情，

三十年母子未通音信；

这封信儿交給了她，

万家內就有了我們的人。

〔交信給春生。〕

郭春生：（接信）好哇！我一定想办法交給她。

冬 梅：爹！我同她熟，我去！

郭春生：你去？

冬 梅：我一定一点不毛里毛躁，保証……（見爹笑而不答，放
繩地）爹，你就不……。

郭春生：哈哈……（有意識的教育女儿）爹是干革命的人，凡事都得有組織，这事还要問过你刘大叔，才能决定，（冬梅高兴了）傻孩子，往后要你做的事多了，胜虎，这林子里不是久躲的地方，我先回去找支书刘大叔去！布置布置，馬上就回来，晚上好接你出去，还是我那个老口調……（欲作吹狀，冬梅頑皮地吹响口哨，春生笑橫了她一眼）为号。（又拿了一包干粮）給你先吃点，好好养养精神，他就是猫头鷹的眼睛我也扣它下来。冬梅！你就陪胜虎哥在这儿吧！……可当心豺狗兵……啊！（乐呵呵地下）

洪胜虎：（望郭背影）大爹总象老松林一样坚强。

冬梅：胜虎哥，快吃吧！

洪胜虎：好，好。

冬梅：（喜悅地）我当这回咱們至少要个三年五載才能見面，想不到这么快就見着了。胜虎哥！要是游击队打回来了將來紅軍也打回来了……到那个时候呀……（向往地）

（唱“碧桃花”）

滿天烏云齐吹散，
月儿圓圓挂天边；
活捉万高貴，消灭白匪軍，
給那死去的亲人报了仇冤；
老人憂愁拋出九重山，
姑娘再不用泪洗面，
苦日子象水流一去再不回，

好日子象春花放嬌艷。

胜虎哥，你說呀，你說呀，這日子有多麼香甜多麼香甜！

洪胜虎：是呀！（唱“碧桃花”）

為了給親人報仇冤，
為了日子過得蜜樣甜，
冬梅呀！

在這艱苦的日子里，
要咬緊牙，握緊拳，
跟敵人斗，跟敵人干，
才有勝利那一天。

〔二人沉醉在向往中，远处一片喧嘩聲，反动派发现了檢柴的姑娘，在四处捉攔

冬梅：有白狗子，快躲……

〔胜虎敏捷地隱蔽起。姑娘們被追趕，穿場而過。冬梅忙閃躲，正遇万高貴、白毛鼠。白毛鼠搶柴，將冬梅拉住。

万高貴：（怒不可遏地指着冬梅的背影）真是好大的狗胆！

（唱“小花調新腔”）

司令少爺我親自坐鎮松林坡，
贛東南匪區生殺大權我手中握；
虎嘴里胆敢伸指頭，
玩忽禁令砍柴火。

冬梅：（倔强地）哼！

〔一團丁檢着几塊打碎的禁牌上。

團丁：報告大少爺，都抓到啦！她們把禁牌給砸了，還罵聲

不絕。

万高貴：真是吃了老虎胆了，都是中了共产党的毒。来！去把她们带着，找她们父母，叫她们打鞭放爆，把禁牌即刻竖起。所檢柴火，一塊現洋一两，点数照算，沒錢，就拿房子，人，抵賬！

〔团丁应下。

冬梅：（反身正面对着万高貴）万高貴！事是我們干的，你坑害我們爹娘干什么！要杀要剐有我承当！

万高貴：（这才看清了冬梅的面貌）呀！……（旁白）好漂亮呀！
（唱）

想不到山溝里面出鳳凰，

美貌賽朵秋海棠。

（惡毒地想計）

今朝若將她沾辱，

結了鴛鴦必定同我一根腸；

再多用金銀收买她当耳目，

素衣布服穷人窩里长隱藏；

探听紅軍活动情况，

剿灭残余共匪豈不易如反掌，

妙！妙！妙！

又是夫人又是將，

。这妙計諸葛錦囊也难比上。

今天少爷要巧扮裝，

演齣刘备过江娶尚香。

（轉頭搭腔）大姑娘！你叫什么？我来几个月怎么少

見你？

〔冬梅灰惡地瞪了一眼。〕

白毛鼠：（獻媚地）大少爺，她是獵戶老郭的女兒叫冬梅。

萬高貴：哦！獵戶老郭……（思索着）唔，是個本分老實人
笑）哈哈……。

冬梅：我不認識你！

白毛鼠：呀！真是狗坐轎子不服抬舉，堂堂威鎮贛東南的大
爺跟你攀相識還攀不上。（欲打）

萬高貴：（忙阻止）你去，看他們把那些鬼丫頭押走了嗎。
少爺要跟她……在這裡談談。

白毛鼠：（會意地）是！大少爺，林子里深，可當心點。

萬高貴：知道。（白毛鼠欲下）回來，給我放幾個哨，站遠
點。

白毛鼠：是！（下）

萬高貴：大姑娘，別害怕。我不但不給你為難，以後這山林，
慢說是檢些柴火，就是攀幾頭極枝，甚至砍幾頭
樹，都沒有關係；因為你跟別人不一樣呀！……（
佻地奸笑）

〔冬梅擦住心頭火，提柴就走。〕

萬高貴：（阻攔）哪里去？

冬梅：回家去。

萬高貴：不慌嘛！這林子四處無人，正好陪大少爺談談心……
（動手動腳）

冬梅：（忙躲開，唱“虹調”）